

老百姓叢書之（十二）

客人著

（每冊定價八分）

三零一六號賊飛機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初版

老百姓編刊社編行

克興印書館印

原名「一二八」紀念在平陸

——打落賊機一架，活捉鬼子兩名——

一、五架來炸，四架回去。

二、軍民合力，趕捉鬼子。

三、蔣委員長說：「我們要優待俘虜！」

四、講交情去審問，想法子來開導。

五、賊飛機，千女難，航空圖。

六、紀念「一二八」的遊藝晚會。

附像片四張

孔旅重機關槍中擊之機油箱



(在油箱上共掛了九個眼)

清田山鬼子捉活的旅孔



(捉住後已改穿中國軍衣)

機飛賊號六一零三的落打族孔



從捉住的鬼子大森清藏（當時因有偽莫照像）
身上搜出大白信三的千女禮和四的飛行衣



（寫照出背面把千女禮拆開）

三零一六號賊飛機

客人

一、五架來炸，四架回去

十幾天以來，鬼子給中條山打卦，差不多天天都有賊飛機，一架，三架，五架或七架不等的從臨汾或運城起飛，到中條山以南來弄事故。

一月二十八日這天，是七年前我十九路軍在上海抗戰的紀念日。這天早晨，平陸的軍民人等都有些高興起勁；但到剛吃罷早飯，鐘過十點的時候，鬼子的五架飛機又從頭上飛過，在陝州的賀家莊，會興鎮一帶下了幾十個蛋；一時「轟隆隆！」「轟隆隆！」的響聲，震得僅隔一條黃河的平陸，也窗門搖動。

約莫當十點半鐘時候，這五架中的兩架又繞到平陸上空，在東門外一帶大胆的了不得，飛得很低，向下用機關槍掃射。「人狂莫好事，狗狂一堆屎」，這兩架中的一架賊機，恰巧碰着了孔旅機槍連丁雲泰班在平陸東南城角上用高射架架起了的重機關槍，瞄

三零一六號賊飛機

1

準事故，包包包只打了一排子槍，就給賊機的油箱上鑽了九個眼，登時，賊機冒煙，頭重腳輕，呼游呼游的落下，一直落到離平陸縣城一里多路名叫狐三村的東北邊。

二、軍民合作，趕捉鬼子

賊機落地以後，火已大起，兩個駕駛的鬼子衣裳已經燒着，但都莫死，只一個在左腿中了槍彈，由小腿擦上大腿，掛去了不深的一些肉皮，所以他們下了賊機，取下能拿的機關槍，尾巴夾在尻渠子，踏腳就跑。這時孔旅的勤務班，特務連，司令部副官處，縣公安局跟各村勇敢的老百姓，都向東趕捉鬼子，並由電話告知茅津一帶軍民在前邊截攔。

嚇！這一下轟動了平陸全城，你看那婦女老少，立滿街道，臉上都帶着高興的笑模樣，青年小伙子都飛步向東門外跑去捉。

兩個鬼子，沒命的順着黃河北岸向東跑，一面還用機槍掃射我們追趕的軍民。這時從山北又飛來一架賊機，想來接回落下的兩個鬼子。看見我們軍民正在趕捉他倆，這架

來接的飛機就低飛掩護，並向我們軍民掃射；但經我軍用手槍向空射擊，他恐怕再招第二回禍，所以掩護了一會就不管這兩個鬼子，自己向北飛回。

兩個落地的鬼子，莫目的只向前瞎跑，嫌腳下不快，都把皮鞋踢掉，嫌身上行李重，把黃呢大衣，航空帽子都丟掉，只恨爹娘生下自己腿少而又短！這時黃河的水浪響着，槍聲打着，我們軍民捉拿鬼子的喊聲高叫着，在我們的大好河山間，喊起了一片軍民合作爭取最後勝利的雄壯聲吼！

「孫猴子跑的再快，總是瞞不出佛爺的掌心！」兩個鬼子槍彈完了，氣兒喘不上來了，我們最勇敢而又跑得快的軍民也趕到跟前了。腿上帶傷的那個鬼子，叫農民樊增國從後邊攔腰抱住，他雖拿手槍在老百姓的頭上亂打，但總逃不出「拿在中國人手下」的命運！另一個長得兩頭停的鬼子，到了最危急的時候，把機槍丟到黃河裏，自己也撲通一下，跳到水中想裝鯊！但經孔旅的國術大家程英傑，經身一躍，來了一個「水底擒龍」，把娃也拾到籃籃兒裏！

三、蔣委員長說：「我們要優待俘虜！」

「仇人相見，分外眼明」，

這話不能說全錯。

剛捉住兩個兇惡的鬼子，大家滿肚裏都是火，叫人人馬上就能實行「優待俘虜」，這確不是一件容易事！

「嗎的×！狗東西也有今天！」

「把賊王八趕去打死！」

「羞你的八輩祖先！這就是你們日本皇軍的威風嗎？」

「把賊鬚失的筋抽了做鞭稍！」「……………」

兩個鬼子自己跪在河灘上，作揖求饒叩頭像擣蒜，口裏說着聽不懂的可憐話，周圍喊出了七嘴八舌頭的惡罵，有些輪過鋤把的拳頭，已經擣不住的向鬼子頭上送下幾下「敬禮」。

「不要亂打罵！我們要優待俘虜！」這話在越聚越多的人窩裏，差不多莫有一點「說服」的力量。

「蔣委員長說：『我們要優待俘虜』！」

「孔旅長要叫我們捉活的，誰敢損傷他倆一根頭髮！」

我們的軍人這樣大聲喊叫着，禁止衆人的打罵，好容易纔算在「衆怒」之下，救下兩個毫莫威風的皇軍。

大家閃開了一條路，兩個鬼子好像見了自己的乾爸一樣，緊緊靠在中國軍人的身邊，由我們幾個攆一個，一前一後的從黃河岸上慢慢的向平陸縣城走。

太陽已經偏西了，大約有下午一點多鐘，天晴的很淨，莫雲也莫風，暖和得像春天；成百成千的人心，也暖和得像春天，臉上都露出歡喜的模樣！

「日本鬼子纔是個樣子！」

「看去連中國人一樣。」

「不說話，你就認不出。」

「……………」

越走近縣城，裏的人越多，男女老少都想看看日本鬼子的賊眉眼。路兩旁站滿了人，不住的拍手喊樂，鬼子的後邊還拉了一條很長的像個倭蟆骨突（蝌蚪）拿人擁成的尾巴。

「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工農兵學商，一齊來救亡！……………」

那數不清的軍人老百姓，喊着，罵着，笑着，還有拍手的聲音，不知誰先起頭唱起的救亡歌，才把嘈雜的聲音壓下去了。

莫受傷的鬼子，赤紅臉，串臉鬍，帶着兇惡的樣子，精腳片，滿身是半乾不乾的黃河泥水，走的快些，先到了孔旅的x.x.x。左腿受傷的那個，白淨面皮，眉清目秀，滿口金牙，看來還比較和平一點，一雙精腳片，一走一跛，咬着牙，忍着痛的隨後也跟着走來。

大家奉到命令，先叫俘虜洗臉，給受傷的用藥醫治，取煙倒茶，換乾淨的衣裳，在館子叫來肉菜大米飯給他們吃，飯後還拿去幾個梨，下午孔旅長又請莫受傷的那個去打

繃球。

鬼子起先還是愁苦的臉色，慢慢的，担驚害怕的心似乎放下了；看樣子更要溫和自然了。

「優待俘虜」，「從政治上影響敵人」，這兩句話，大家都要當心在意的要做到。

四、講交情去審問，想法子來開導

我們把逮住的那兩個鬼子，當親戚一樣的待承，得空子就拿交朋友的样子去問話，由一位精通日本話的林秘書當通師，慢慢的他們都說出了自己的口供。

莫受傷的鬼子說：「我叫山田清，是空軍中尉，年二十五歲，日本北海道人。從日本北海道中學畢業後，又由東京亞細亞飛行學校畢業，昭和十三年（民國二十五年），加入第十四聯隊作事。去年七月間，派到北平，十月間又調包頭，歸察百靈廟圍管，司令官叫久田。家中二老雙全，莫有兄弟姐妹。本有三年六個月由包頭飛到臨汾，奉天奉命飛陝縣賀家莊一帶轟炸，繞到平陸東門外，銅道這裏莫有高射砲，纔敢低飛掃射，不

料叫貴軍機關槍射中機身，落下地來，四肢俱重，從佳。莫軍

左腿受傷的那個說：「我叫大森清藏，是奉軍曹軍（特務長）（去年二十五歲，日本兵庫縣人，住北信町（村名）一百七十番地（門牌））。在馬鹿縣中學只學了兩年，差一年畢業，就進了東京亞細亞飛行學校。畢業後在昭和四年（民國三年）五月加入第十四聯隊。前年八月到滿洲奉天，同年十月到北平。去年到包頭，前後參加戰爭大約有五、六次，地點都在華北。家中父母雙全，有兩個哥一個兄弟。今天出發時錯穿了大石信三的飛行衣，所以口袋裏有大石信三的信件。當時我的腿上中了貴軍機關槍彈以後，先還以為機身受傷，能飛回去醫治，不料發時就知道這個盼望莫有了！貴軍給我治傷，又這樣好的待承我們，我很感謝！」

大森有傷常睡着，不多說話，有時還愁眉列嘴的確象痛疼難忍的樣子，

那位山田起初看去，好像心裏不高興，但已拿在我們馬下，有的馬武也要不出，只得裝出「賴厚」的樣子，滿不在乎的胡笑亂動。

「哈哈……哈哈……」有時他無因無故的就張開嘴笑，笑過後，又拿拳頭打自己的

胸膛。

「我們心裏很高興？」一個中國兵莫小心的對他說。

「哼……」他能聽懂一點中國話，臉上露出惱了的顏色，擺過頭，眼睛一閉。

看他的人，圍了一大堆，他似乎心裏很厭煩。

「明日仇，明日報！」他說出似通不通的中國話，露出着氣的心底子。

這也難怪，打中國的鬼子兵，都受過日本帝國主義多少年的瞎教訓，說中國啥都壞，日本應當欺負中國，把中國滅了，拿中國人做牛馬。因此，兩個癡迷心竅的鬼子，一時三刻，實在不能開導明白。

我們待承了鬼子的身子，還要開導了鬼子的心！大家都拿定了這個主意。

圍着看的人，都叫走開，叫他兩個靜靜的歇着，尋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用日本字印出的「對敵士兵宣傳標語集」，一人給了一本，叫他們自己看。隔一會又送去拿日本字印的兩本「中日人民反侵略同盟敬告日本人民書」。

房子裏靜悄悄，沒有一點響聲。從窗縫向裏看，兩個鬼子都沒渴睡，手裏都拿着書

，像得了活寶似的很用心的細細看。

他們看的時候長了，外邊又送進兩盒紙煙，端上兩杯好茶。

後來兩個鬼子的心，似乎慢慢的都變了想法，等到孔旅長請山田去打網球的時候，他們已經一先一後的用日本文寫出他們的心願。

把他倆寫的翻成中國文，就是這樣：

「我決心將來加入中國的航空界，為發展東亞航空路而努力！我們並不是喜歡戰爭的人，一時一刻都希望早日恢復和平！」——山田中尉。」

「我不希望同文同種的人戰爭，希望東亞的和平趕快來到，將來在中國航空界服務，現在希望性命復得，並得改變好環境！」——大森曹長。」

山田的網球打得還不錯，光是穿的中国布鞋大一點，跑起來不麻利。

網球場周圍的標語，他也留神看，不懂的他就問通師：「實行自我教育」，「建立自覺紀律」，「提高政治認識」，「學習新的戰術」，「健全幹部人才」，「發動游擊戰爭」，「軍民要打成一片」，「持久抗戰爭取最後勝利」，「擁護最高領袖」，「實

行「三民主義」，「……………」，他知道了以後，似乎很滿意的點着頭笑。

球場圍了一大羣人，軍民老百姓都有。天快黑了，不能打球了，大家圍住山田大拍手要他講演。

「今天我到這裏，受到各位這樣好的招待，很是感激！我現在已經不能回到日本去了，我願意永遠跟各位住在一塊！我每次駕飛機炸彈，都是奉到命令，身不由己。今天我一共料下七個炸彈，料下以後我心裏也難受！我希望戰爭停止，東亞和平，各位健康！」他很當事，一句一句的講，通師跟着翻。

「我先還怪孔旅長，爲啥不把這兩個鬼子剝成肉丸子，原來他纔是投降了我們。」

「我們好好的待承他；開導他，他就有了良心了。」

「到底是咱們中國人文明，度量最大，竟然叫野蠻鬼子也心服口服！」

「……………」

天剛麻胡黑，莫有月亮，網球場的人散了，老百姓算走算議論着。

五、賊飛機，千女縫，航空圖

打落的那架賊飛機，是九四式，（最新式）全金屬單翼（一層翅膀）雙座（坐兩人）輕轟炸機，號碼是「二零一六」，昭和十二年（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做成，每一點鐘能飛二百四十公里，向上能昇高到五千五百公尺，能裝兩千四百斤重的東西，在空中飛的時間能有四點鐘長，上頭裝的傢伙，有一挺雙管迴旋式的機關槍跟一挺單管機關槍，把籠頭鞍子，腸子肝花都算上，一共能值三十多萬塊老袁顛。

這架賊機，從前在空中飛的時候，不知把多少人都嚇的雞飛狗跳牆，把多少房屋都炸成瓦渣灘，現在招了孔旅的禍，害得自己起火，半身不遂，一交跌下地來，把世壽的莫名變成了一四不像！

我們先給這架「四不像」的賊飛機，照了兩片像，然後爲運她便利，搬了個「大卸八塊」，把發動機留在東門外，把尾巴，肚子，兩個翅膀，大家抬的抬，拉的拉，都移到城裏，兩個像圓桌面子大的賊國太閤徽，叫萬人的臭腳踏來踏去，背過女人，有的還

要服着尿尿！

這是「三千六百」號飛機的下場。

出——從大森清癯身上，除過搜出大石信三的妹子跟他父親給「北支派遣」，山瀬部隊，兒赤隊，大石信三」的兩封鼓家常情家信以外，還有「一條「千女縫」。

這條「千女縫」是用很好的白紗做成，裏面裝的眼棉，有三寸寬三尺長。一面中間

有拿黑絨做成的「武運長久」四字，字的兩頭有拿黃褐色印下的兩個老虎，翻過背面，在兩頭，對着那面印老虎的地方，有兩個用紅色印下的圓太陽，太陽上面跟對着「武運長久」四字的那「長籬子」，都是排得很整齊的三個挨三個的紅線吃塔。這些紅線吃塔聽說是由一個女人一針，一個女人一針做成的，所以把牠就叫做「千女縫」。

這條「千女縫」是鬼子怕死的賊證。鬼子以為帶上這個玩藝兒，就有神來保佑，不會叫中國人打死；誰知大森他媽或者他老婆，像我們給小娃婆「百家鎖」一樣，在街上逢着女人就叫縫，你一針，她一針，費盡千辛萬苦縫下的這條「千女縫」，縫一點也不靈驗！大森叫我們活捉了，左腿還挨了槍，有哈狗屁「武運」！能「長」他媽的爛鞋「久」！

除過「千女縫」以外，還要提說的，就是那張戰爭的「航空標準地理圖」，中這張地圖總名子叫「鄭圖」，但是印的很大，除過漢南以外，把陝西的大部分跟四川，甘肅，山西，河南，湖北的一部分都印着，在總圖名的右邊，注明「陝西省五千萬分之一圖」，其二（共三張）等字樣，是昭和十二年四月鬼子陸地測量部製成，參謀本部發行。在下邊「備考」欄內，注明是照着中國自己測量出來的陝西省軍用地圖複製的。

在這張地圖上，華山，運城，中心，向山西的范王，楊氏，永濟，永濟以東的溫明橋，陝西的延長，膚施，麟縣，本民，朝邑，大荔，潼關，渭南，西安，郿縣，寶雞，南鄭，甘省的平涼，湖北的鄖縣等地方，都用藍鉛筆畫了一條直線，在每條直線上都量出了路的哩數。這表明鬼子都給這些地方打卦，想法轟炸或者已經轟炸過了。

賊不殺的日本鬼子，用心雖狠，但是我們大家齊心，用力抗戰下去，叫娃叫爺的一天總要來到！

六、紀念「一二八」的游藝晚會

當天晚上，平陸各界在城隍廟開紀念「一二八」游藝晚會，由三十「軍團教導團戰友演劇隊唱新戲，會場實在熱鬧，到的人有幾千！軍隊學生與幹公事的跟男女老少的老百姓都有。

天剛一黑，人就擁擠，大家你歡迎我，我歡迎你。這一隊剛唱畢，另一隊領頭的人問。唱的好不好，底下的都說「好！」「妙不妙？」「妙！」「再來一個要不要？」「要！」「跟着就是一陣誇誇的拍手的聲音。拍着手，剛唱畢的那隊才敢得再唱一回歌。

要重新歡迎另一隊唱歌，就聽見另一種「人問：衆人答」的說法：

「歡迎×××唱歌！×××！」該唱的那隊稍微遲一點，大家等不得，就催着喊：「快快來！」「不要就誤時間」更有趣的催法，就是喊：「不要羞羞答答！」「不要扭扭捏捏來！」

跟住又是一羣「哈哈！……哈哈！……」的笑聲，想遲誤（雌威）也不成，只得趕

快來唱。

這時這樣唱着喊着，一直鬧到頭折新戲「太陽旗下」快要打開場，三個軍人站在台上演說，大家纔停止了。

「各位同志！各界同胞！今天是「一二八」紀念日。恰恰在這一天，我們的軍隊打下一架日本飛機，又轟了全縣「軍民合作」的力量，活捉了兩個日本鬼子，這很巧妙的一戰友演劇隊，又來到本縣。我們今晚這個大會，每一個人都比往常高興，實在很值得高興！」

「今天晚上不光是演戲，等一會，我們就叫莫帶傷，那個鬼子來給大家講演。那個鬼子名叫山田清，從他的買賣，我們就能知道，日本守城官兵跟老百姓鬧，不是也恨他們的軍閥，我們長期抗戰下去，為什麼鬼子一定要弄日本帝國？最後大家就能想來，最後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不過，我們要認清：我們的仇敵，是主張侵略中國的日本軍閥，不是一切日本勞苦大眾；我們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不是「排外」，不是要殺死一切日本人。今天我們活捉

的兩個鬼子。我們不但不殺他，還要好好的待承他，要叫他們知道中國人是文明人，不是氣量小的野蠻人，叫他們說我們中國人好，他們的日本軍閥壞，出兵打中國是不對的，三句話說完：就是要叫鬼子心服口服。投降我們。因此，等一會，由田清來時，大家要計往常更規矩，更有精神，不要亂喊『殺呀！打啊！』我們要叫他在今天這個會場裏，看見大中華民族的真精神，拿我們的文明開導他的野蠻，叫醒他的良心，使他明白以前都是錯了，中國實在不是詔叫鬼子滅亡得了的！」

大家比往常特別靜，都聽進耳朵，記在心裏，沒漏一個字。

第二折戲是『新西洋鏡』。在椅子上放了兩個茶碗，一個斜插在一個裏頭，把斜插的底兒當鏡頭，由兩齣打扮成耍丑樣子的演員，一個看，一個唱：

『王八（望吧）往裏瞧來往裏看，

又一張片子在眼前；

鬼子的飛機今天來到平陸縣，

東門外將飛機射得太大胆！

孔旅的機關槍手真能幹！

一下子就在油箱上鑽了九個眼！

賊飛機馬上冒煙向下墜，兩個鬼子的屁股都朝天……」

就在這個時候，孔旅長帶着山田清走進會場，大家都靜悄悄的，「新西洋鏡」仍然向下唱，他們坐在前邊特別安置的凳子上，算吃花生算喝茶。

山田清雖然不懂台子上的唱，但是却很留神的向上看，眼睛睜得像牛鈴，嘴還咧着笑。

「歡迎日本弟兄！」「歡迎山田清同志！」「優待日本俘虜！」「日本反戰的士兵是我們的助手！」「日本勞苦人民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的仇敵是日本法西斯軍閥！」「日本軍閥是日本士兵的仇敵！」「日本士兵跟我們聯合起來打倒日本軍閥！」「服從最高領袖！」「實行三民主義！」「持久抗戰爭取最後勝利！」「中華民國萬歲！」這些口號，當「新西洋鏡」剛唱畢，有一位軍人在台上領頭，台下一片雷響的聲音跟着喊。喊的比往常慢，一句喊畢停一會，丟出時間叫通師給山田清翻成日本話。

山田清眉喜臉笑的算聽算點頭。

「歡迎山田清同志講演？」

大家喊過這一句，在一陣拍手聲裏頭，山田清跟通師走到台子口。

感謝！

好的。

種的人！

「聽到你們喊的口號，我自己一樣的想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因為我們都是同文同種的人。」

「像日本軍部這樣的壓迫中國，實在可恨！在我個人也覺得很對不起！」

「我不想再回日本，我現在只想着我的命運能夠在一個新天地中做工作；同時我也希望和平能早日實現！」

「就這幾句簡單的話，先結。」

台下大拍起手，山田清回到後台，叫一羣男女演員圍住，都拿出日記本，請他簽字（寫名字）。

「這兩個鬼子爲啥變的這樣快？」

「真個，只有半天功夫，鬼子就能忘了賊軍閥給他幾十年的瞎教導嗎？」

「我想：還是鬼子怕死，所以馬上隨我們說話。」

「不，我們長期抗戰，鬼子不知把這仗打到啥時候，實在也感到厭煩，沒有心情打因而變的這樣快。」

「……………」
戲唱完，會散了，在烏黑的街道上，只聽見話聲，看不清是誰，這樣你問我答算走算說着？

（完）

老百姓叢書目錄

請看

老百姓報！

△社址 西安北大街甲字三二六號

銷息正確 宣傳抗戰

文字通俗 人人可看

七天一張 價錢頂賤

歡迎訂閱 分銷更善

目價

每份	三分
每月	一角二
半年	六角半
全年	一元二

老百姓叢書目錄

委員長告軍民歌	(二版六分)
保甲長三字經	(二版六分)
委員下鄉歌	(二版六分)
陝西冷娃	(二版六分)
害來寶	(二版六分)
抗戰建國綱領曲	(二版六分)

抗戰歌謠	(一版一角半)
王二爺當兵	(一版四分)
外蒙古三字經	(一版六分)
蔣委員長訓詞	(一版六分)
保衛家鄉歌	(一版六分)
三零一六號賊飛機	(一版八分)